

中华散文珍藏版

毕淑敏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版

毕淑敏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淑敏散文/毕淑敏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中华散文珍藏版)

ISBN 978-7-02-009892-7

I. ①毕… II. ①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070 号

责任编辑 张 晴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2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3
印 数 5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92-7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展示 20 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成就,我社于 2005 年 4 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四辑五十位现当代文学大家的散文集,其目的是要将“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近百年间的中华散文做一次全方位的展现和总结。为此,该系列书也成了“人文版”散文的标志性出版物,在作家、读者和图书市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套《中华散文珍藏版》是在此基础上的精选,宗旨是进一步扩大散文的社会影响力,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一套散文阅读范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秉承读者至上、质量第一的出版原则,但愿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能为多元思潮中的人们洒下一捧甘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我的故事	1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	5
灯下红	25
混入北图	29
昆仑之眠	34
信使	40
葵花之最	44
没有墙壁的工作间	47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50
带白蘑菇回家	53
铁马冰河入梦来	56
我的五样	62
回家去问妈妈	67
我爱我的性别	71
性别按钮	73
今世的五百次回眸	80
凝视崇高	82
我很重要	86
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	90
精神的三间小屋	92

每只小狗都有一个目标	96
你站在金字塔的第几层?	98
拍卖你的生涯	103
火车内外的风景	110
你究竟说了些什么?	114
青色T恤	123
写下你的墓志铭	130
请为你的夸奖道歉	135
寻觅优秀的女人	137
淑女书女	141
友情:这棵树上只有一个果子,叫做信任	143
孝心无价	145
家问	149
爱怕什么?	153
爱情没有快译通	156
提醒幸福	161
幸福和不幸永在	165
婚姻鞋	168
二十一世纪,我们死在哪里?	171
你我的记忆	174
切开忧郁的洋葱	179
呵护心灵	183
造心	188
忍受快乐	191
珍惜愤怒	195
保持惊奇	197
附耳细说	202
柔和	205

界限的定律·····	207
风不能把阳光打败·····	210
曼德拉的铅笔·····	212
离太阳最近的树·····	215
外科医生的圣殿·····	218
一亿七千万只碟子·····	224
丹麦的独腿锡兵·····	231
海盗的诗·····	241
只有贝加尔湖知道·····	250
戴胡子的女法老·····	267
冻顶百合·····	270
仅次于人的动物·····	275
青衣的味道·····	277
旅行使我们谦虚·····	280

我的故事

我是一个在父母的热切期望之下出生的孩子(在这期待的人群里,还包括一个名叫“小胖子”的士兵,他是父亲派来的警卫员。母亲说过,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当时父亲在新疆边防部队任职,母亲在长久的病痛之后怀孕,妊娠反应十分严重,几乎水米不进。小胖子是四川人,善烹调,用尽办法想让母亲进食。最后发现母亲可以吃野鸽子。他就千方百计地捕猎鸽群,每天煮烧不停。所以,母亲说我是四千只鸽子所变。

当我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奉调北京。母亲抱着我,每日在西域黄沙迷漫的古道上行进,吃尽苦楚。我人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漫天的风沙之中,我的周围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生命中的第二个记忆,就是凄苦无助的哭泣了。当我一岁四个月的时候,妹妹出生。她比我长得好看,又是早产,母亲对她格外呵护。母亲亲自带看她,把我交与保姆,然后又送去幼儿园。

从那时起,每两周我才可以回一次家。记得父亲说过,周六回家,我都不认识他们了。待到熟悉之后,我能叫出他们“爸爸妈妈”的时候,已是星期天的下午,我就要返回幼儿园了。我放声啼哭,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由父亲将我紧紧抱住,强行送回幼儿园。每次都待我哭得昏过去之后手才松开,家人才能离开(我后来想,那可能是一种儿童全力哭泣之后筋疲力尽的睡眠,并非

真的昏厥)。留在生命中的图画,就是我在窄小的围有铁栏的小床内昏昏醒来,爸爸不见了,只有从家中带来的一个玻璃的小汽车紧握在我的手中,证明我曾回过家,它不是一个梦……远处是一位姓范的老师冷冷的脸,说着——小孩就是这样的,只要她家里人,她就哭个不停,家里人走了,就乖乖的了……

(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如果不是正值深夜,家人熟睡,我会放声痛哭。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我的经历中,那样地害怕父亲的死亡和被母亲抛弃。在精神的磨难中,那样难于启齿向他人呼救……童年时惨痛的记忆,就这样烙在我心底最稚嫩的地方,多少年之后,依旧血迹斑斑。如果不妥加清理,会怎样虚耗宝贵的生命活力!)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远调边陲,母亲便把照料妹妹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从此,我不但自己要学习好,还要为妹妹辅导功课。如果她成绩不佳,我无论考得怎样优秀,也要吃打。母亲的这种连坐法,使我觉得人生莫测,由此便滋生出过度的责任心,不单为自己负责,还要为他人负责。在我的性格里,萌生了对他人的强迫关怀和过分追求完美的倾向。

由于为妹妹辅导功课,致使我的学习成绩全面领先。这在一个以分数和品行评定孩子价值的学校里,我得到了很多荣誉和老师的嘉奖与信任,并担当了各种社会工作,受到广泛的赞扬。这种被肯定的经历,使我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并学会自信和勇敢,培育了强烈的尊严感。且由于我的初始目的并不是受到他人表彰,所以除了我父母的鼓励,我对通常的外界反映,是淡然和平静的。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这是一所著名的贵族中学,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记得我是十分快活地离开家去住校,因为从此不再负担妹妹的学习了。由于新生的录取比例据说是四百比一,学生素质优良。经过努力,我一如既往地成绩

优异和工作出色。这使我自己有了比较充分的信心,知道只要热爱并且顽强奋斗,我能够争取卓越。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到西藏当兵。那里的平均海拔五千多米,酷寒缺氧。一年当中有半年不通车,基本上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吃的是罐头和脱水菜。数千男性军人中只有五名女兵……这对我来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恐怖。除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之外,是精神上的迷茫和空白。每天,面对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万古不化的寒冰,面对渺无人迹的亘古荒原,面对狂暴的风雪和年轻的生命近在咫尺的鲜血和死亡,面对无边无际的星空和永恒的时间,我的思维在依稀地寻觅和苦苦地探索。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渺小,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威慑和人的能动,我感受到了要珍爱生命善待自己,我感受到了人需要温暖和友爱——这是人这种宇宙间孤独的生灵与生俱来的渴望。

我被分配学习医务,成为一名军医。一开始,我并不是很喜爱医学,但这门科学对人的研究和在救死扶伤过程中体验到的助人的快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使我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成为一名很受病人欢迎的医生。

从军十一年后,我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我很想把在高原之上体验到的感悟,与更多的人分享,也更因为我的父亲很爱看到我的文章发表,我开始写作。也许因为取材的特别和文笔的不拘,处女作的发表十分顺利。后来,我又读了文学的研究生。在文学道路的发展上一帆风顺,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数十次获奖,破格进入中国最年轻的一级作家行列(一级作家是大陆作家的最高级别)。

由于一个特别的因素,我能够成为林老师的学生,学习心理辅导课程。这是我的福气,也是新的挑战。文学界的朋友对于我的这一选择十分惊异,以为我是走火入魔。还有更多的人,觉

得我是在收集素材,有朝一日将这一神秘领域曝光……如果说,进入心理辅导硕士班读书,还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这一次争取到博士方向研修班学习,已是必然。我在这一对人的生命本质的科学探索中,感受到了自身的成长和生命的美丽,看到了人与和谐关系的建立,将使世界充满阳光。明确了使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种神圣的事业当中,是一种幸福。

学习一门伟大的科学,追随一位杰出的学者,成为一个快乐勇敢坦诚光明助人的人,是我的故事的终结也是开始。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

那一年我到甘肃敦煌。从兰州坐汽车，在戈壁滩上跋涉千里。一日午后，经过安西。白茫茫的沙海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远处矗着从地面直通云端的黑色风柱，旋转着向我们透迤而来——那是沙暴……

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眼前这干燥的黄土，盘旋的热风，死一般的寂静，还有渐渐旋近的危险……

我可能在梦中到过这个地方。我对自己这样说。

半月后，我回到家，同父母说起安西的遥远。我夸张地描述那里的荒凉，说，你们无法想象那里的神秘。

妈妈很注意地听我聊天。自从我长大了许多她不曾到过的地方以后，在我描述远方的时候，她总是像个小学生一样专心地看着我，那神气不单是从我这里得到新的见闻，而且是在用整个姿势说：看！我的女儿去了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猜测到了母亲这种心情以后，我常常投其所好。我得意地说，妈妈，您到过安西吗？

没想到妈妈非常肯定地回答，三十多年前，我抱着你，走过安西。

我回过头去看爸爸。我不是不相信妈妈，我是需要再一次的证明。

爸爸说，是的，那时你才五个月。

我的父母不喜欢忆旧，总是对以后发生的事充满了希望，觉

得最后的才是最好的。

谈话无端地中断了。我们总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储存着，可以从容地回忆以前。但是突然，我的父亲患了重病。在那种气氛下，是不能忆旧的。我们相信父亲会好起来，我们觉得做那种回忆的事情，会在冥冥中对父亲的康复有背道而驰的力量。

我们格外地避讳谈过去的事情，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对抗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

我们错了。父亲离我们远去。痛定思痛之后，我才发现有关父亲的往事，我们知道的是那么的少。懂得自己的父母是一件需要时间的过程，我们不可太年轻，那样我们只能记得他们的慈爱，无法深刻地洞悉他们的内心。我们也不可太年长，那时岁月的烽烟已将我们熏染，无数次默念中将父母重新塑造，已不再具有原始的亲切。

作为女儿，我不知父亲生命中的许多空白。在父亲去世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黑洞了。

我不想要家谱那样的东西，那是公共的枯燥的记录。我想看到我的祖先对他们生活血肉温暖的倾诉。

我已寻觅不到我的父亲了，于是我把双份的爱恋和探索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年轻时十分美丽。我小的时候，尽管她对我发着脾气，面色很难看，但在我看来，她依旧是美丽的。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中对女子的审美观，我一直以为像我的母亲那样，白皙端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女人，才是世上最完美的女性。

我的父母是山东文登人，很小就定了亲。爷爷家的村庄很小，只有一所初级小学。父亲读高年级的时候，就要到母亲所在的村子里读书了。每逢放学的时候，和母亲一起玩的小伙伴就嚷：快看小英子的女婿啊，他下学了。

母亲小名叫英子。她远远地看着父亲——一个眉毛黑黑的高大男孩。

父亲在威海读了中学后，参军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大学。以后到了一野，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跟随王震将军，一直打到了新疆的伊宁。

这座中国西北长满白杨的城市，距我父母的家乡，大概有一万里路。

一九五一年，我的父亲来了一封信，要我的母亲赶快到新疆与他团聚。那一年，母亲刚满二十岁。

父亲后来说，当时王震将军已经开始在内地广招女兵，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军官，时常被人问及婚姻。他记着母亲，所以邀母亲前去。但那时的新疆，遥远得如同今日的北极，都是罪犯流放之地。他征询母亲的意见，由母亲做出她对自己命运的选择。

母亲是可以不去的。

但是母亲深深记挂着那个有浓黑眉毛的男子。她把家里的门帘摘下来，洗净叠好，放在炕上，好像是去串亲戚，不久就会回来。把自己的换洗衣服装进一个小包袱，带着烧饼和姥爷卖了粮食凑的几块钱，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母亲先到了烟台，然后坐船到青岛。她从没出过远门，又晕船，坐的是轮船在水面以下的那个统仓，吐得日月无光。

但是青岛的风景使她把旅途的艰辛淡忘，凭着父亲开出的介绍信，母亲和几位到新疆寻夫的女人汇合在一处。有一个女人的老父是个地主，农村的形势使他感到某种危险，所以和女儿一起远走新疆。他有文化而且有头脑，母亲就把介绍信交给他，由他一路安排食宿。

母亲离开家乡的日子是一九五一年农历的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其后的旅行在母亲的记忆里就变得模糊而迷茫。她上了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和火车，到达西安以后，又开始坐马车。他

们这一伙老人和妇女每天住在负责接待的兵站里，像真正的军人一样大碗盛菜，馒头管够。

母亲刚开始想，当兵在外原是这样的舒服啊！但随着行程越来越向西，景色越来越荒凉，母亲想父亲一个人在外，真是够可怜的了。

沿途晓行夜宿，母亲已和同行的人十分熟悉。突然有一天，那老人说，现在已经到了新疆的界面，他们几个的亲人在南疆，而我的父亲在北疆。以天山为界，前面就是分手的地方。母亲将独自完成剩余的几千里路程。

那一瞬，母亲感到了极大的恐慌。甚至比从家乡出走时还要孤单。那时她不知道旅途的艰难，幸好找到了同伴。现在她知道以后的路程更加莫测，征途迢迢，却要独自跋涉。

但这是无法救药的事情。老汉对母亲说，你的男人做的官比她们的都大，你会有好日子过的。路上的事你不是都见识过了吗？没有我，你也一样能对付得了。

他们坐着新疆特有的勒勒车，向南方的沙漠中走去。妈妈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充满惆怅。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音讯。

一九五一年的五月，历尽风霜的母亲到达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她被告知父亲在伊宁率领部队执行任务，一时没有汽车到那里去，只有等。

母亲就在乌鲁木齐等了整整一个月。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等待，母亲什么人都不认识，一个人到街上去转，语言又不通。母亲想，一定不能死在这里，不然变成鬼魂，也找不到人说话。后来总算有了一辆老掉牙的车，要到伊宁去，母亲迫不及待地爬上车，一路颠簸，终于在离开家乡五个月以后，到达伊宁。

母亲坐在父亲的团部里，有人去喊父亲……
我以为这种阔别多年的会面一定非常激动，没想到母亲淡

淡地说，她看到父亲时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他长大了。

我也问过父亲同样的问题，您见到母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父亲说，当然是高兴啊，你妈妈胆子够大的。要是别的人，不会跑这么远来找我。咱们老家那地方的人，是很恋家的。

母亲在父亲的团里住了下来。那时候，部队很艰苦。领导干部的家眷平日也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只有到了星期天，才让夫妇团聚。办法是在大礼堂里用白布单分割出许多单间，女人们先把自己的被褥铺好，熄了灯以后，男人们才无声地钻进自己的家。母亲说，黑灯瞎火的，有的男人曾经摸错过门。

我就是孕育于这样的环境。

由于水土不服，母亲的身体变得很坏。她在卫生队当了一段时间护士以后，就再也支撑不了了，天天躺在床上。有一次她下床的时候，晕倒在地，头撞在脸盆架上，血把肥皂盒都灌满了。

母亲说，我从一出现，就同她作对，害得她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了，最后变得骨瘦如柴。她甚至想自己可能要死在这个叫做伊宁的地方了，这是她第一次后悔到新疆来寻找我的父亲。

正是母亲最困难的时候，上级命令父亲带着他的队伍出征。母亲看着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她知道，说什么话也不能改变父亲执行命令的决心。她只是仔细地盯着父亲，要把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子里。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自己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父亲也是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留下了一个警卫员照顾我的母亲。

这是一个老兵，足有四十多岁了。当母亲第一次对我描述他的时候，我说，妈，您肯定记错了。哪有那么老的兵？这个年纪可以当将军了。

妈妈说他真的只是一个兵，是从国民党队伍里解放过来的，个子矮矮的，脸圆圆的，一笑一眯眼，很和善的样子。

父亲在众多的战士里挑选了这个老兵，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之一。如果不是这个有经验的男人细心照料，我母亲和我的生命将遭遇巨大的风险。

妈妈一天什么也不吃，不是她娇气，而是她的胃成心和她作对。无论她吃进什么，胃都毫无例外地翻滚，把东西吐出来。

妈妈被边塞的风吹得欲哭无泪，在一九五二年伊犁河畔的一座土屋里。父亲在远方率领着他的部队征战，绝不回头照料自己的妻子。

母亲无怨无悔地躺在床上。她甚至都停止思维了，只是在等待。等待她必然的命运。

这时候她闻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她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没有闻到过这么诱人的味道。

小胖子，你吃什么呢？母亲问。

她其实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妇，那个老兵的年纪快有她的父亲大了。但是部队里都这样称呼那个老兵，大家都习惯了，她只能服从风俗。

小胖子走进来，黑色大土碗里，装着嶙峋精致的骨头和肉。

这是什么？妈妈问。

这是野鸽子的肉。

哪里来的？

我逮的。

让我尝尝好吗？

好。

小胖子把碗递给我妈妈，妈妈把野鸽子肉一口气吃完了。然后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以往也有这种情形，妈妈把东西吃进去，但是很快就吐了出来。不是妈妈要吐，是她身体里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要这样捣乱。

决定吐不吐东西的是你。妈妈对我说。